

## 贾平凹的小说风景线

旷荣悻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不论是贾平凹的小《废都》，还是他的大《废都》，都并未真正“走出商州”，其小说风景都十分相似相近。他在商州系列中构建了他的家乡风情画，高、新、奇、秀构成他小说风景的特点，从而给人一种悦耳悦目和悦情悦意的审美享受。但相比之下，大《废都》虽有轰动，但却只不过是一支宣泄性的流行歌曲。因此，他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他的路是否走错了。

### 在西京做商州梦

几年前贾平凹曾多次宣布：狭义的商州将离我而去，我要追求现代人文意识与中国民族的融合。可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从他发表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一执笔，就极易触及他极熟悉的商州人物和土地，极易被那里的传统农业文明的幽灵紧紧纠缠。这样，“走出商州”似乎是个痛苦的梦。对于今年七月出版发行，并爆出冷门、效应轰动的长篇小说《废都》，贾平凹如是说：“我说过《废都》是‘安妥我灵魂的一本书’，也说过《废都》是我‘止慌之作’。今天我还要说，《废都》近乎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过去的我似乎已经死亡了，或者说，生命之链在40岁时的那一节是断脱了。”①出生于1953年2月21日的贾平凹，是不是在他40岁时，真正走出了商州，“断脱”了故我呢？让我们看他的作品。他的一部也命题为《废都》的中篇小说，是他走出商州或断脱故我的一个企图。故事发生在远古的“一个并不大的国家之都”，即一个“黄河岸边的土城”里。这是“一个几乎成了遗弃的废都，多少年里人们只哀叹着它的败荷和破旧。”这里是个县级市。拆房拆得封存在墙缝里的“数十年前的臭虱竟能死而复生”。主要人物有驮水卖的邱老康和他相依为命的孙女匡子，以及与匡子有爱情纠葛的

剧团二胡琴手、日夜做着“匡顺狼人化石”梦的程顺和细狗撵兔准“狗王”九强。还有“懂得天地玄黄的”、在瑛无寺做过道士、一生以《邵子神数》为精神世界的林育云。还有以研究家乡方言而发迹、后来成为“新陈世美”、“咬社会主义的野兽”的“教授”，等等。他们在这土城内外，演绎着各自的故事，展示着各自的风景。这个皇都古城在改造，办起了自来水，邱老康斥之为“胡闹！”并跳脚骂：“没了井我们去要饭吗，市长要饿死人了！”对拆危房旧房他也大为光火：“拆吧，拆吧，把土城变成个臭虱城了看还拆不拆！”切身利益和文化积淀与现代文明冲撞得愤火四溅。

如果说，在这个《废都》里的那个在城北有个草多而四面陡峭的白鹿塬的土城是个小“废都”的话，那么在长篇小说《废都》里的那个五颜六色、昼夜喧嚣的西京，就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大“废都”了。从一部中篇小说到一部长篇小说，都以《废都》作篇名和书名，可见“废都”在作者心中占有多大份量，脑子里存有几多古意了。40万字的《废都》是贾平凹第一部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写西京一作家、一画家、一书法家、一艺术家四大文化名人为主的心态沉浮，映出变革中的社会现实，将人生社会之大道，寓于诸如饮食男女等琐细的世态人情的描述之中。“昔者庄周梦为胡蝶，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第二》）颇懂一些儒佛道的贾平

凹,时寓儒佛道之精义于己作。《废都》的主人公庄之蝶之取名,决非偶然。是否与“庄周梦蝶”有瓜葛?庄之蝶在一桩恼人烦人的文学官司中,在企图沉溺情场摆脱功名的负累,一个个情人却与他演出了一幕幕的风流悲剧之中,他终在作最后挣扎的出走中中风倒下。理想的幻灭、价值的式微、文人心境的悲凉,形成全书沉郁的世纪末情绪的氛围。这些城市文化人及围绕在他们身旁的男男女女在骨子里与商州系列小说里的农民、土匪等人物相去不远。贾平凹的小说中,男人的社会集团虽粗俗却壮伟强大,而女人的社会集团虽美丽却充满悲剧。不论“商州系列”,还是小《废都》和大《废都》,所表现出来的,莫不如此。至于作品中的历史沧桑感和现实沉重感,还有表现出的三秦大地上的文化积淀,也无二致。其小说风景线——所给予的某种文化、美学信息,也都相似相近。所以可以这样说,贾平凹这部“断脱”故我的大《废都》,并未真正“走出商州”,作品中人物只不过是脱了短衫穿长衣,卸了汉装着西装,只不过在西京做着商州的梦罢了。也许正如雷达在《动荡的低谷——论一九八八小说潮汐》中所说:“事情有时候是很复杂的,观念更新之前的作品可能有血有泪,‘文的自觉’却不一定直接产生有生命力的作品。或许我有些悲观,我觉得对某些作家来说,他们终生最好的作品其实已经写出来了。”<sup>②</sup>但愿这些话对贾平凹不是咒语,但是他的《废都》并未全面超过他的“商州系列”小说。

### 贾平凹的小说风景线特点

十年前,贾平凹在他而立之年生日著文说:“慰藉以这颗灵魂安宁的,在其漫长的二十年里,是门前屋后那重重迭迭的山石,和山石之上圆圆的明月。这是那时读得有滋有味的两本书,好多人情世态的妙事,都是从那儿获知的。”“我喜欢国画,忠实生活,又突破生活的极限,工笔而写意,含蓄而夸张……在有限之中唤起了无限的思想的情趣。”“我最愿意回到生我养我的陕南家乡去,那里是我的根据地,”“反映这个世界,和反映面对这个世界的人的心声,迫使我们民族的文学面临着改革和更新的重任,鼓动我们朝着文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冲刺。”<sup>③</sup>这篇题为《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的短文,不只是贾平凹而立之年的文学创作的回顾、小结,而且几近是他的文学

创作的纲领性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他家乡陕南——具体一点是商州,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据地”,他在灵魂和作品中构建家乡的风情画,即使“从山地走到了城市”,“使我扩大了一个农民的瞳孔;……扩张了一个黄种人的肠胃”,拓开眼界,吸收创作营养,以此向文学的“奥运会”冲刺。在这里他没有说要“走出商州”而要投入商州。他是这样说的,在创作中也是这样实践的,而且取得丰硕成果。

高、新、奇、秀这四个字,也许可以概括贾平凹的小说风景线特点。辞典里的“风景”,是指包括山水、园林等在内的风光、美景,即一种风景信息的载体或一种“风景资源”。作为狭义的风景载体或资源的陕南的风光、美景,在贾平凹小说里比比皆是,特别在《商州初录》、《商州世事》等作品更加突出。但我们在讨论的风景,虽然不排除狭义的风光、美景,但更多更主要的指广义的风景,即是一种边际的文化、美学信息,一种思想交接之处。<sup>④</sup>

作家站在当代的高度上,俯视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那群人和那段历史,描绘出一幅陕南山区农民的生存世相图,并力图对中国普通农民的命运进行理性层面的深入思考。此乃谓之高。贾平凹是以充满“爱和情”的《满月儿》在文坛初露头角的,给我们带来一支充满深情的田园新曲。从《满月儿》到《第一堂课》、《第五十三年……》到《果林里》、《泉》等等,多是这类作品,还有写好人水根的《清茶》等作品,几近好人好事;“咱是土命人,离得开土坷垃吗?”的《老人》等作品,写老一代农民的恋乡恋土,畸形人“酒馆女”《二月杏》及《晚唱》、《马大叔》等作品,揭示了人被生活的苦难而扭曲变态。作家立足点逐步上升,视角逐渐开扩。作家站在当代的高度,真正多维地扩大自己直面人生社会的视野,完成这一新的转折、达到这一新的高度之作,应是《商州初录》了。这部明言写商州的中篇,以地带人,葫芦串似地带出许多人物传奇故事。此篇已不止描写年轻女性,并把爱与美的歌颂和客观生活作融合摹写,不回避生活的矛盾,对光明与黑暗作正确把握,展示社会人生哀怨悲歌,但不失给人希望与进取;扩大作品的生活容量,着重对多样化人物的刻画和对其命运的关注,强化矛盾冲突,加强情节性和故事趣味性,力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同样是作家所熟悉的山地生活,由于作家思想和艺术高度胜过过去作品一筹,因此于1983年的《商州初录》及作家以后的大部分作品,在高度上形成起伏

式或螺旋式上升。此时作家欲求新的攀登,对自己提出新的高度要求,“我小看我以前的那些浮浮浅浅幼稚幼稚的作品了……‘我要成熟!’”“写完了《商州初录》,……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以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声。”⑤此后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等作品,达到了作家预期的新高度:这里的农民,“或许他们还一身旧的东西,又带上了一些新的毛病,但他们的向往和追求是顽强的。他们意识到新的生活在召唤他们,他们应该知道山外的大世界,应该认识这个大世界和这个大世界中的他们自己,当然,这一切于他们可能是多么艰难,危险,甚至会陷入不可自拔的绝境……”⑥在惊涛骇浪中驾排冲向大世界的门门和小月(《小月前本》)挣脱旧我,终于在大千世界中找到自己新生活的位置的“浪子”禾禾和烟烽(《鸡窝洼的人家》),等等人物,都是体现这种高度的标志。《腊月·正月》等作品,正面写了新、旧思想的撞击和农村的变革和进步。退休教师韩玄子墨守陈规,用陈旧的理念来阻挠和评价新事物,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而过去被人看不起的不安生本分的能人王才,由于顺应时代的潮流,出智下力,却成了新生活的开拓者。从腊月至正月仅仅两个月,挨过严寒,颖脱出春意,人们对这两种人的观念也开始改变。生活显示出不可抗拒的力量。尽管这是部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但笔者深感遗憾的,作家选择的“反派”人物为什么是一个小学退休教师,而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搞极“左”的既得利益者?也许是作家为了表现新旧思想的矛盾,让这个韩玄子充当旧文化、旧思想的化身吧。月夜孤身出走的大龄单身汉农民吴三大,被一个残废人香香收留,并与之在充满辛酸和风险的生活中产生纯真的爱,演就一出《深山野情》的悲喜剧;用抒情写景和一连传奇故事构成的《商州世事》,简直是农民世界的“清明上河图”;在浑沌而残酷的“文革”中,“各人都混沌了,在混沌里寻找着各人的清白”,⑦衍生出了一个看守“班长”和一个演员一个女人的故事,这部题《炭冰》的中篇透露出的信息是:在冰的冷酷里仍存着一如炭火般火热的心,在莫大的人的价值的践踏,“却崇高地圆满了人的价值。”⑧通过古堡小村农民张老大为致富为矿所经历的曲折和不幸,揭示出小村人既质朴又野蛮、既精明又愚蠢的复杂心理性,表明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人

心,在于群体心理中积淀的民族传统意识中自私、忌妒、保守、迷信等陈旧落后因素,这就是《古堡》的思想意蕴。到1987年发表的《故里》,笔触开始伸向商州城乡边缘城镇。贾平凹“走出商州”的心灵躁动,就可见端倪了。

在小说创作中,贾平凹是写故事的能手,他作品的新、奇,多表现在故事的新、奇上。每篇出手不凡的小说,都是一幅新而奇的风俗画或民俗画,这在他的“土匪系列”小说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乎每篇都有背景、环境奇特、奇人、怪事和为人少知的民风、民俗,再加上些儒佛道的东西,以此不仅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来,而且故事情节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又合符情理之中,在《天狗》中,天狗离开他的打井师傅,历尽了千险万难终于致富。他对师娘心恋却不敢身恋,在师傅致残后,造成三方的痛苦和不安。作品以此进入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积淀层面的揭示。这是够新够奇的了。对《美穴地》,贾平凹批点说:“一、世上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被人爱是最幸福,单相思能勇敢,能荒诞,想象灿烂。二、女人是以贡献美而存在着的,美常被毁灭,美正是在毁灭中而永存。三、情种是自卑而残缺了的男人才是真正的汉子。”⑨风水先生柳子言爱恋着姚家跑腿苟百都夺了四姨太作压寨夫人,并一枪打断了柳子言的腿。苟百都被雷电烧焦成二尺长。姚掌柜鞭挞四姨太并摔死他的孩子,四姨太毁容,姚掌柜把毁了容的四姨太送给了柳子言。五年后他俩生下一个儿子,柳子言为自己找下美穴地,后来儿子只成了戏台上的“大官”。故事奇特,爱情动人,美,“在毁灭中而美永存”,扣人心弦。在《商州世事》等作品里,以地串人串事的新奇怪异的故事,就是葡萄串式的了。前面一大段或险奇或秀丽的风景描绘,而后就一个接一个地拴串小故事,而小故事前后每有一段此地地理环境的风景描绘,这些貌似游离的故事,串起来后却成为赏心悦目的长卷风情画。这里在“大世界唯一供他们生趣的是干那一种生理的交合”而繁衍出周武寨喜哀兴衰的故事;有在流峪湾被监督劳改、忍辱负重、生死为民的老干部可歌可泣的故事;有金洞为狼窝,群狼养小儿,小儿出逃,人们发现金洞几近荒诞的故事……莫不让人感到新奇怪异而惊诧。以驮新娘为业、善良、忠厚的五魁,驮着新娘到了苟子坪,却被白风寨土匪打劫。五魁冒死把新娘驮到了新郎柳少爷家,可新郎在听到新娘被抢的激愤中火枪走火而断了双腿。五魁

便在柳家当了看牛倌,久而久之,与“菩萨一样美好”的柳家少奶奶有了恋情。为了满足生理需求,柳家少爷让两个丫头帮忙以行交合之事,柳家少奶奶不但承受肉体的痛苦,而且更要承受人格上的凌辱,而后就瘫痪了。痛苦至深的五魁,于是就有了纵火柳家、将柳少奶奶背到深山老林的壮举,却不敢与柳少奶奶身恋,只把她当妹妹,致使柳少奶奶抢“四眼”(狗)而眠而五魁无动于衷。最后“四眼”死了,柳少奶奶坠洞身亡。《五魁》的故事够新奇够令人感动了,可里边的一些细节,更令人感到怪异奇特。土匪头唐景因剪路不顺,迁怒于他的压寨夫人鼻梁上的一颗痣,和他在他生日之日荡秋千而脱溜了丝绸裤子而枪杀了她。柳家新娘被当作贡品送给了土匪头唐景,五魁却以青龙白虎之说晓利害于唐景,唐景不但不验证新娘是不是白虎,反赞五魁“真是条好汉子”,放他和新娘一马。新娘被送到柳家,柳家婆婆却要验证新娘是不是处女,而验证的方法,则是裸体蹲于草灰之上,以鸡毛捅鼻引出喷嚏,以视草灰飞动不飞动。继而“踩龟背”,视龟背裂与不裂。通过这两关的验证,就让其骑驴转三六一十八圈,每一圈于东西南北的方向立栽的木桩上点燃一支香火,“待到弄得她头晕目眩停下来的时候,她已是坐在洞房的炕上了。”真是奇之又奇,异之又异。形成一种奇特的文化氛围。

女人面容和身材的姣好,男女的心灵美,以及景色的险峻幽深等等,也是贾平凹小说秀之所在。追求人秀心美,特别是写年轻的女性,这是贾平凹小说所要表现的初衷。即使是绕不过的残酷和丑陋,也不会毕露纷呈,总要给一些可人的亮色。贾平凹的前期作品,多为着意表现农村年轻女子的纯真、智慧、善良,她们的生活、劳动和爱情,歌赞她们的美丽的形象和优美高尚的情操,写她们的神与韵。以带着微笑看生活的诗意和以浓郁的抒情的散文笔调写意、渲染、对比,把人性美与自然美揉合到情景交融的诗的境界,谱写成一支支深情而优美的田园牧歌,并渗透流露出作家委婉真挚的感情。其典型的代表作,应算是献给他原来的爱人的成名作《满月儿》了。他此篇的创作谈题目就是《情与爱》“她们就站在那里了,那睫毛在眨动,那微笑在闪视……!呵!倾注了感情的人,在心中活着,活着……”“描绘要细腻;叙述要抒情;产生诗的意境”其秀美可想而知。当然随着创作逐入资深,他逐渐严肃思考人生、解剖社会,作品在思想艺术上逐渐变得复杂和深沉,但牢牢地把握着作品

的高度。贾平凹是挚爱他的家乡的,一写家乡的山水日月,就“肆无忌惮”起来,甚至不避小说的大忌,脱离情节人物,大段大段写景。“商州,实在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呢。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瘠贫,但异常美丽……其山川河谷,风土人物,兼北部之野旷,融南部之灵秀,五谷杂粮茂生,春夏秋冬分明,人民聪慧而不狡黠,风情纯朴绝无混沌。”<sup>①</sup>可见他对家乡感情之深之挚。难怪他在描绘“一石踏三省”的白浪街及莽岭山沟时,那么如数家珍,那么夸张炫耀,那么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那么忘情地歌赞他家乡山美、水美和人美!给人一种“悦耳悦目”和“悦情悦意”的审美享受。

### 题外的风景话题

年到不惑的贾平凹现在说,走出商州才能安妥他的灵魂,这是为什么呢?诚然,在创作题材上,突破狭窄的地域性拓开文学视野和创作路子,力戒孤陋寡闻,力求人物多样化和扩大作品生活的包容量和信息量,力图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是作家提高创作质量的必由之路。但是不是在题材上转换一下,就能“脱断”自我,并到达他“要追求现代人文意识与中国民族的融合”的彼岸呢?要生产出伟大的文学作品,起关键作用的恐怕是在客观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是在主观上的作家的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度,善于将我们民族置于人类历史和当今世界格局来考察、来观照、来反思,脱离自己的“根据地”,不挖掘自己的生活潮流矿藏,浮躁于不能迅速切入正在剧变的现实潮流可能失去小说活力,但无充分准备,就一味追风赶潮,一味贴近当今现实,就可造成对小说的失落。贾平凹在1984年有过感悟,发过感叹:“我原是山地人,几年之间,倒成了城市中的市民,虽然仍算是一个城市装璜的土特产吧,但毕竟对新的农村,新的生活,不全然尽知了。”<sup>②</sup>因为在商州农村土生土长,贾平凹写商州如鱼得水,但他在城里几年之间,就不全然尽知了,可见生活和题材并不是唾手可得,随意逢源。贾平凹曾以“商州系列”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笔下多为落后山村中的农民和土匪。别林斯基说过,个人独创性永远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贾平凹在“商州系列”自成一家,“找到自己”,对这一点应满怀信心。而立之年他坚守自己的陕南“根据地”,痛快淋漓大写特写商州人物风情,觉得:“这合

于我们的心境。”“合于我眼中的美的世界，美的人生和美中的我。”最后却自问或问人：“但我不知道，我的路是否又走错了？”大《废都》出版发行后，他发了一通“安妥我灵魂”“止心慌”和“生命之链”“断脱”之论，不再发问：“我的路是否又走错了？”大《废都》中西京四位名人，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一个个沉沦颓废，这不是当代文化人的普通心态，也不是现实生活的主流，全然没有有力有效的抗争，没有奋发拼搏的韧性，这可能只是一个“城市装潢的土特产”面对五光十色的当代生活的负性蜕变，这哪有一个真正城市人潇洒豁达呢！大《废都》的出世，边许就是作家对“生命之轮运转时出现破缺”的一种“修复”自疗吧，这种自疗读者是可以理解的。大《废都》毕竟突破了作家原有的题材领域，在作品生活化、生活作品化、返朴归真等方面比他的往作棋高一着，特别是在平淡中更见功底。值得一提的，另一位陕军猛将贾平凹的同阵忠实坚守生活基地，长期艰苦奋战，以历史的责任感，使蓄在胸中的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长

期思考，产生连续性的进发，终成长篇小说《白鹿原》。这将是一部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巨著。相比之下，大《废都》虽有轰动，却只不过是一支宣泄性流行歌曲。悄无声色的陈忠实从未说过要走出商州，也不认为远离商州就似乎走向世界，但他也很成功。因此，贾平凹应冷静一下，理智地重复一下十年前的自问：“我的路是否又走错了？”（写环境1993年8月）

#### 注 释：

- ① 1993年8月13日《南方周末》第一版 ②《小说选刊》1989年第二期第104页 ③⑬《钟山》1983年第5期第185页 ④参考丁文魁文《风景是一种边际文化信息》，载1992年8月16日《中国青年报》 ⑤⑥⑪⑫《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3期第87—88页 ⑦⑧《小说选刊》1985年第9期第156页 ⑨《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第141页 ⑩《十月》1979年第3期第236—237页

（责任编辑 李传书）

郭沫若(1892—1978)：《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秘的幽光。八卦有二重秘密性：一是生殖器的秘密；二是数学的秘密。

顾颉刚(1893—1980)：卦爻辞是《周易》的中心。而古往今来聚讼不决的也莫过于卦爻辞。借了这一星的引路微光，更把它和后来人加上的一套故事比较，来看明白后人的古史观念。

李镜池(生卒时间不详)：孔子只与《诗》、《书》、《礼》、《乐》、《春秋》发生关系，跟《周易》的缘分很浅。《周易》是卜筮之书。

闻一多(1889—1946)：(郭沫若曾感叹闻氏对《易经》等古籍的研究，称他“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功夫……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贻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闻氏破译了《易经》中许多千古不解之谜)。

胡朴安(1878—1947)：熟玩屯卦，知世界常在险难之中，决无有可以安宁之日。知人生当刻刻努力，决无有可以不奋斗之日。

熊十力(1885—1968)：《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开体用不二之洪宗。

冯友兰(1895—1990)：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

宙代数学。《易经》的哲学思想一是八卦中隐含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胚胎；二是八卦、六十四卦中隐含着唯物辩证法的因素。《周易》又是一部“精神现代学”。

薛学潜(1894—1969)：欲以挽近物理与易理互证。故以六十四卦布为方阵，而用狄拉克之方阵算法(由此导出当时的原子科学著名公式、定律和理论，无不与现代科学吻合而不违，相通而途殊)。

刘子华(1890—1992)：以近代科学资料或自然现象为根据，自始至终以八卦理论与具体宇宙现象相结合研究太阳系宇宙。八卦理论与天文事实，互相吻合。

蔡尚思(1905—)：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一本小书，真能“广大悉备”而无所不包；如果要认为2000多年前已经出了“百科全书”，那就太缺乏常识，太不可思议了！

《十家论易》：主编蔡尚思、副主编胡道静。《易经》是中国古老的经典，它原是上古时代一部神秘的占筮记录，但却蕴藏着古人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奥秘的探求，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几千年来注《易》、解《易》之作，汗牛充栋，不下几千部。近现代论易之专家、学者不计其数，是书仅选录以上十家，其著作具有代表性，旨在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易经》研究的发展过程和趋向。全书100多万字，岳麓书社出版。

## 十家论易